

他们是宁波工匠,也是城市明星

刘永泉 | 95分钟雕琢“八边八棱” 把匠心刻到水槽洗碗机里的打磨大师



记者 崔引 摄

今年46岁的刘永泉做梦也想不到,他的人生竟然可以这么精彩——十多年前,他还是鄞阳湖上的一名打鱼人,可惜湖面日益干涸,他不得不寻求新出路;老乡告诉他,你该出去打工看看,宁波有家企业很不错,于是他来到方太,开始了全新的人生,并收获了未曾想到的荣誉……

在方太的精加工车间里,刘永泉戴上护目镜、防尘口罩等劳保装备,用手头的打磨工具对着水槽洗碗机的几个棱边进行手工打磨。这项工艺被称为“八边八棱”。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小小的工艺,一位师傅手工打磨,总共要经过10道工序,精确度控制在1.72-1.82毫米以内,倾斜度为45°,平均需要95分钟才能完成,全靠打磨师傅的熟练与经验。即使是非常有经验的师傅,一天最多也只能完成4-5件产品的打磨。让刘永泉自豪的是,他和同事们所打磨的“八边”,总长度达2.8米,需要一次性完成,已是国内打磨长度最长的产品,代表着方太打磨工人的精湛技艺。

车间里,刘永泉一待就是十余年,现在已成了二十几人的打磨团队的班长。他说,车间里的每一名打磨工人,刚一入职就要经过师徒结对、系统培训、师徒一对一帮扶,最后通过技能测试检验,才能真正上岗。而通过这四道关卡,至少得花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。车间每个月都有一次工艺交流,每一名打磨工人把各自的成品拿出来比较,在不到0.1毫米的误差之内,探讨更极致的工艺。

埋头打磨,工作难免枯燥。刘永泉说,刚进方太的时候,带他的师傅说:“你不单单只是把产品做好,自己要再想想,还能做什么?”还能做什么呢?后半句话,师傅没说。这个谜底,刘

永泉一边打磨一边在思索。足足三年后,他才想到了答案,“我知道了,不仅要把它当产品来做,更要在里面注入你的情感和思想,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才是有灵魂的。”

都说现在是高级人工智能的年代,刘永泉并不担心自己被机器取代,“我们是纯手工操作,这个精致度,目前机器还达不到。”每年,方太的高端水槽洗碗机通过他们的手,带着零缺陷的骄傲走向市场,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。

匠人、匠心,如何把每一位匠人与产品的情感再粘合?中国人的第一台水槽洗碗机就出自方太。2014年,刘永泉在深思熟虑后向公司提了一个建议:在每一台水槽洗碗机里都刻上打磨师傅的名字,取名字中的一个字,再加上一个“匠”字,这既是对每一位打磨师傅的尊重,也代表了方太的工匠精神。刘永泉的那枚蓝色印章,刻着“匠:刘”。他说,就是要让每一名打磨工人都意识到肩头的责任,产品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;同时这也是打磨工人首次从后台走到幕前,向顾客做出的承诺。

入职方太以来,刘永泉在“方太工匠文化节”中连续获得打磨工比武第一名,连续6年被评为优秀员工,荣获“港城工匠”“杭州湾新区首席工人”等荣誉称号。现在,刘永泉已在杭州湾新区安家落户,家人也都接到了宁波,成了幸福的“新宁波人”。他用三个“未曾想到”来归纳自己来到宁波后的人生:我取得了未曾想到的成就,赢得了未曾想到的尊重,收获了未曾想到的幸福。“我要谢谢宁波、谢谢方太,在这里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。”他说。

郑飞民 | 38年坚守,锤打雕琢 红铜炉手工技艺的传承者



记者 崔引 摄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“绿衣捧砚催题卷,红袖添香伴读书”,这两首诗,都出现了同一件道具——手炉。在宫廷剧大热的这几年,剧中出现的披着毛领斗篷的贵妃们,手中常常捧着一只包着绒布的红铜炉,这是她们冬季取暖的工具,也是身份权贵的一种装扮。

在慈溪观海卫镇卫东村,今年52岁的郑飞民就是制作红铜炉的一名民间工匠。他14岁开始跟随姨父学制红铜炉,目前已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红铜炉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他告诉记者,因为都要靠纯手工制作,出一件产品往往需要两三个月,一年也做不了几只。现今全国手工制作红铜炉的师傅很少了,整个浙江也没两个。

与一般铜器不同,红铜炉的制作完全靠手工技艺和耐心。郑飞民介绍说,一只上乘的铜炉,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设计造型和勾勒图案。现在市场上有人以浇铸冒充手工技艺,但郑飞民拒绝这么做,他仍旧坚持着几十年的手艺,用一柄雕刀刻刀,修饰着铜炉的纹饰。记者见到,刻铜时,他的入铜笔画呈V型,上宽下尖,每画深浅不一,字口与平面交接处干净、平整、锋锐,却能制出细画如丝,工艺之巧妙实在让人惊叹。

郑飞民家的墙角堆着几块半厘米厚的红铜,这些都是红铜炉的制作原材。在剪出毛样后,他要将其在煤炉中炼红、钳出,锤打千余次,锤出各种方形、瓜棱形、圆形等造型的坯。一边加热、一边锤打,温度如果冷下去了,铜又变硬,必须再次放上煤炉加热。”郑飞民说,这靠的是一身力气,也是对耐性的考验。

程序繁多,最难的一环是镂空。铜炉的纹饰丰富多彩,可谓是一百个手炉一百个样,主要体现在炉盖的雕镂上。炉盖是一炉之主,最重要

的艺术,花的工夫最多。郑飞民直接用扶钻、凿子、刀刻出纹饰,再加上磨锉,使得炉盖上的花纹华丽繁复,外表绚丽多彩。凿子锋利,一不小心就会弄伤手指,郑飞民的双手老茧厚重,有的刀伤至今还留有深深印痕。

从制作技术来看,郑飞民的手艺已经非常成熟。从打样图纸、敲打器型到网眼镂空、磨砂修整,郑飞民对每道工序都做到层层把关,制作出来的铜炉也是匀称干净、花纹装饰细腻、造型简约大气。总的来说,这些精美的红铜炉大多配以传统的花鸟山水、飞禽走兽等图案,也有糕团形、梅花形等形状,体现了民间传统风俗和鲜明浓郁的地方特色。

红铜手炉制作工艺高超,制作过程枯燥,工艺制作过程漫长,要经过千百次锤打、锉刀磨制等,全用手工制作完成。没有多年的制作经验和纯熟技巧,是无法做出精美的手炉的,每一只精美的手炉,都是工艺大师心血的结晶。

当年曾和郑飞民一起学习制作红铜炉的两个表兄弟,后来都转去做生意,如今也算是老板了,坚持留下来的只有郑飞民一人。慈溪民营经济发达,郑飞民却没有那么多活络心思,他淡淡地说:“我习惯了安静的生活,慢慢地一只一只做铜炉。”

郑飞民的腿有些行动不便,这是十八九岁时长期蹲在地上敲铜炉造成的后遗症。14岁拜师学艺,20岁出师开始自立门户,这门手艺成了他一生的坚持,他靠它养活了妻子女儿,也靠它寄托自己的人生梦想。38年来,郑飞民从未间断铜炉制作,在一只一只精妙的铜炉间灌溉他的全部心血,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。他的作品已被许多收藏家收藏,并入选《中国民间手炉鉴赏》一书。